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觀自在菩薩章》

唐賓國三藏沙門般若奉詔譯

壹、前言

《華嚴經》沿革

2014年常住選修經典為〈觀自在菩薩章〉；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出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是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後所談說的第一部經，對象是法界中的大菩薩。常住使用的〈觀自在菩薩章〉經本上寫著「唐賓國三藏沙門般若奉詔譯」；般若是翻譯師的法名，精通經律論三藏而尊稱為三藏法師或三藏，奉詔表示奉皇帝的詔令而作此翻譯。由譯者能知，此經本出自《四十華嚴》，因為《八十華嚴》的翻譯者是武則天時期的實叉難陀大師，而《四十華嚴》的翻譯者正是唐德宗貞元年間的般若三藏沙門。若懂得如此看經典，就能知道經典的一些來龍去脈。

《華嚴經》的由來，必須從印度的龍樹菩薩說起，當時的龍樹學了

隱身術，就跟幾個朋友一起到後宮戲弄宮女；為此，朋友們被射殺，所幸龍樹逃了出來。深感性命的催逼、淫犯的可怕，於是發願出家。

龍樹記憶極好、智慧極高，閱讀當時的一些經典之後，覺得篇幅太少了。有位大龍菩薩帶領他入龍宮見到了《華嚴經》。龍樹在龍宮所看到的《華嚴經》裝在寶篋裡，數量相當多，是非常大部的經典；龍樹走到龍宮另一處，見到數量比之前還少一點的《華嚴經》，但份量還是很多；再到龍宮另一處，此時見到的《華嚴經》比第二處篇幅更少（《華嚴經》的綱要）。龍樹菩薩就用他超人的記憶力和極高的智慧力，將這些內容背記下來。這就是現在流通於人間的《華嚴經》。

龍樹背記的《華嚴經》，據說有印度經典單位十萬偈那麼多。印度所講的偈不同於我們現在講的偈頌，並不是只有一句一句這樣的十萬句而已；印度的十萬偈就是十萬個印度計算經典的單位這麼多，如果用中國四匹馬拖拉的大馬車來載，也要數萬台才載得完，數量十分可觀。因為當時沒有方便的紙張做文字記載，只能寫在貝葉上再串起來，每個貝葉上能抄寫的內容並不多。

佛教傳到中國，教史上比較肯定的是在東漢明帝的時候（約西元60

年間)；而佛陀約在西元前544年間入滅，因此佛教傳來中國約在佛滅度後600年間。外來的經典到了中國被譯成中國字，稱為華譯。現存最早的《華嚴經》譯本(約西元408年間，由支法領攜胡本，與佛陀耶舍抵達長安)，乃由晉朝(魏晉南北朝)佛陀跋陀羅譯出六十卷，稱作《六十華嚴》，當時取得的經本有三萬六千偈。到武則天請實叉難陀大師再去取得的《華嚴經》，則有四萬五千偈，多了近九千偈，譯為八十卷。

《八十華嚴》有八十卷，第三十九品(從六十卷至八十卷)就是〈入法界品〉，整個三十九品的內容都是講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。直到般若三藏譯出《四十華嚴》後，才知道《八十華嚴》的〈入法界品〉缺了很多內容；整個《四十華嚴》只有一品，就是〈入法界品〉，即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部份。近代的弘一大師說，要研讀華嚴，前面一至三十八品讀《八十華嚴》，第三十九品讀《四十華嚴》，這樣就能研讀到漢譯最完整的《華嚴經》。

承前啟後

對照《八十華嚴》及《四十華嚴》，會發現很多字句相同；因為古人翻譯經典並非從頭至後憑空而譯，而是將前人翻譯的做增刪補減

，所以很多內容是由前面保留下來的。這正代表著承前啟後的觀念——承接前面，用以開啟後面。譯經尚且須承前啟後，何況學佛！修行人須承前啟後，萬萬不可憑空而修，要習得一個原則；把佛陀的真理學到手，就是原則。佛陀說的、經教寫的，是基礎的根本，不學基礎，自己憑空變出一套，這一套還是原來的我見。沒有基礎的學習及陶鍊的過程，不能成事，更遑論成就。

吾等本師釋迦牟尼佛成就佛道後，所講述的第一部經典，即是《華嚴經》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即表大乘——沒有侷限、沒有框架，廣大圓滿，無障礙地講說佛成就佛道的究竟圓滿意境，是要教授菩薩成就菩薩道、圓證佛果的；走上這一步，便就成就佛道、圓滿果德。雖說是對大菩薩而說，也是對著想學行菩薩道、行菩薩心行之法的我們而說；也必定是對想到佛國淨土，與佛相應的眾人而說；更是對著意欲圓成佛道、走在成佛之道上的佛子而說。

貳、概說

善財參學

釋尊在逝多林說《華嚴經》，前來參加法會的諸多天、人、護法中，有一位善財童子；文殊師利菩薩一見善財，就知此人過去善根深厚，因此讚歎善財能發心已很可貴，且發了心又求菩薩行，更倍見難得。接著就對善財說：

「善男子！汝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復欲親近諸善知識，問菩薩行，修菩薩道。善男子！親近供養諸善知識，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，是故於此勿生疲厭。」

續而言之：

「善男子！若欲成就一切智智，應決定求真善知識。善男子！求善知識勿生疲懈，見善知識勿生厭足，於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，於善知識善巧方便勿見過失。」

最後，文殊師利菩薩又向善財說：善男子！從這裡往南走，有一個國土名為勝樂，其國有一座妙峯山，山中住著一位德雲比丘，你到那邊去向他請示——**菩薩**應該如何學菩薩行，如何修菩薩道，乃至菩薩應該如何速疾地完成普賢之行。

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由文殊師利菩薩(大智菩薩)開啟善財參善知識的大門，最終善財參到普賢菩薩(大行菩薩)即成圓滿，其圓滿

表示這一切智行，將恆常不斷地延續下去。此正呼應「文殊智、普賢行」；明示「由正知見得智」為其著手處。不疲懈地參訪善知識，即能更有正知見、更具智慧；但大乘菩提不只自得其智，還要不斷、遍處地行於利他。因此，當善財參到第二十七位觀自在菩薩時，正好是具足自利，以進入利他的一個轉折點。

善財參了五十三位善知識，前面一至二十六位善知識，每位都教善財一個可以真實得利益(自利)的方法，也就是教善財怎麼斷自己的見思二惑；參到第二十七位觀自在，其歷程就寫在〈觀自在菩薩章〉。觀自在菩薩教善財的，是自得利益的純熟，也就是全然斷掉見思二惑，以再往入利益他人的核心。因此，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從大悲心來快速地成就。

這個轉折點並不代表，二十七參之前全是自利，之後皆是利他。不論哪一個點，同時都在自利及利他，只是前段偏重自利，同時利他；後段偏重利他，同時自利。意表，雖由智帶動行，但每一階段都是智行同時輝映，且相互增長，如此才能恆常擁有源源不絕的能力，足以自利利他。即使在二十七參以後，善財仍不間斷地向學善知識，學習新的知見及行化之方；且於行化之間，由正知見而有的智，才真正開始轉化成般若慧，漸而具足十般若。

十般若為：共般若、不共般若、世間般若、出世間般若、實相般若、觀照般若、方便般若、文字般若、境界般若、眷屬般若。般若是在饒益眾生中產生的。

此十般若總集世尊在各法會所談，雖無次第之別，但就各自的生成及具足而言，都必定由正知見的建立開始；當續把正知見用於生活中每一點滴，就逐漸有了知識加上經驗而有的智；至此，若能繼續發心，將之行於饒益眾生，即能再生般若慧。由此就可明白，建立正知見後，能於事境中用上正知見，即能得智；有了智，又能發心，行於利他，在利他中又不斷迴觀返照自己，就能再得般若慧。

真理遍於一切處，這正是佛陀的教方——一切皆由正知見的建立為始，而後必須進入實際事件中去純熟、磨鍊，才能得真功夫。此即佛出現於世所要完成的一大事——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「開示」，令眾生得正知見；「悟」，令眾生得智慧；「入」，令眾生在進入緣起諸法行化間，有內化的真功夫。「文殊智、普賢行」正呼應著這一切，理理相通、事事共貫，中道即是實相，實相即為真理，真理遍於一切處。

佛之正知見為體，文殊智為相（將正知見內化為正思，又有自己實際用上的經驗，因而顯現出智慧相），而普賢行為用，此為三者共

貫之關係；在相續發展下，三者又互為彼此之體相用。這就更是一大擴展，顯出無限，終至全面、遍處，等無差別。

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，並非任意、隨性而為，而是有系統性及組織性的。善財一參一入，已具備現前這位善知識所教授的法門及行誼，因此教授者可以清楚知道，學習者下一階段該學什麼法門，會為之指引下一位善知識的參方(參訪方法)。

善財對每一位善知識所教以的道理及方法，都毫無疑惑、即刻進入，立即聽聞、立即思惟、立即修正。懂得如此，就是精進。佛門裡所講的精進是屬正精進，依著正道、正念、正觀來精進，如此即能快速得到善知識的法寶。

善財在聞思修的學習過程中，因為還有現前程度不能理解之處，也會提出問題，但善財所問，是因為已經進入聽聞之法，並用之思惟或修行後才產生的；跟眾生以著自己的思考想法來行事作為、依我見看待事事物物而產生的疑問，其層面是完全不同的；因為根本還沒有用上佛陀之法。善財極其受教，是以善知識的一切證境更發教育之功，會依著善財現有的程度，再引導去參訪下一位善知識，如此一來，對佛陀的教說就能愈修愈覺。不過，在參學之前，具備好參學者的心境、心態，實屬必要。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其中一章節。觀自在是觀世音菩薩的另一名號——自心自在，因而能濟眾自在；濟眾自在，因而能身口意表述佛法自在；常說佛的教說自在，因而一心修學佛道自在；因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所以心得自在，領眾無罣礙而自在。

佛陀所說經典中，介紹觀世音菩薩的主要有四部（觀音四經）：《華嚴經》的〈觀自在菩薩章〉介紹觀世音菩薩修行的理路、境界，以及修為、攝眾的方法，此時觀音菩薩示現七向位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講觀世音菩薩攝化眾生的境界，此時觀音菩薩示現等覺位；《首楞嚴經》的〈耳根圓通章〉，談觀世音修行的法門——修耳根圓通，此時觀音菩薩示現初住位；另外還有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，介紹觀世音菩薩跟大悲咒的因緣，法會之先都會誦大悲咒，緣起就記在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裡。從觀音四經，可認識觀世音菩薩，了解觀世音菩薩；以著其中的道理、方法修持，容易得佛

菩薩加被，開智慧，得解脫。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剛好在五十三參的中間，善財童子參訪的第二十七位善知識就是觀自在菩薩；此參在中間，意表著，參到這裡時，自我修學、內修種種儲備，也就是自利(自得利益)的部份已有相當程度了。善財童子先發菩提心，然後一一去參學，每個善知識都教授一個法門，善財悉數全收。這是善財的特點，也正是他能有所成就的原因。善財從東北方(文殊師利菩薩處)出發，一直往南走，往正確的方向、往下深度學習，從第一位善知識參到第二十六位，方法全部到手，自利的功夫飽滿了，現在善財來到觀自在菩薩的座前。

真實見得觀自在

「爾時觀自在菩薩，遙見善財」，善財已來到觀自在之所，且已見著觀自在，為何又說「遙見」呢？表示善財尚未參訪觀自在之前，其修為及心意已貼近觀自在，且常行觀自在，猶如早已跟觀自在菩薩見面了，此即遙見的意涵。如果現在好好修學佛法，將來不管去到哪一個佛國，佛陀一見到你，所談的法義跟你以前修學的內容都一致，那時就是遙見——早已相通、早已打交道了，並不陌生。也意表善財來參觀自在並非偶然，其心意早已與觀自在相熟識。

「善哉！善來童子！汝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。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。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。」因為善財早已以「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；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；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」的心意與觀自在菩薩相見了，如此即能「住不思議最勝之行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。超過世間，無有等比。」住，表示不再晃動；善財具足大乘之意、大悲之心，且已住在其中不再晃動，不挪動位置。反觀自己，遇到境界就一波一波的晃動，各種言語、表色等等都會讓我們晃動，這樣就不是「住」。我們應該學習善財童子。

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，前二十六參可說是自得利益的完成——指見思二惑的完全淨化，與世間私圖利欲是全然不同的境界。第二十七參正是參學的核心，到了觀自在菩薩之所，從這裡，即將轉向利他；之前須先具備資糧，方得自利利他，所以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。此法門是從「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。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。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。」終至「住不思議最勝之行」，而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」。

佛法的薰陶，使我們確切明白生命的價值，要從佛陀教理中得真實利益，繼而發起大乘菩提，也願眾人得其利益；而在致力奉行經

教當中，就能再度啟發般若，猶如〈觀自在菩薩章〉所云：「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。憶彼諸佛出現次第，見彼諸佛成等正覺。持彼諸佛所有名號，觀彼諸佛所證法門。知彼諸佛具足莊嚴，信彼諸佛所轉法輪。」由此，循著所發之心、所行之事，具足功德，來到觀自在菩薩所在之處，才能見得到觀自在，並相應於觀自在菩薩的內智外慧、內修外弘、自利利他，進而才能見著眾生性質，明了眾生見識，給予眾生適切的法要。這一切皆因「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。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。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」，且「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」而得的能力。

修學的歷程中雖尚未親證，但仍然能以佛知見來經驗學程；縱然是凡夫境地，也能遠觀佛陀本懷。因此，不能失忽任何學習正法的良機，不能阻撓一切熏修道種性的因緣。觀自在菩薩對善財童子說：「你已自我調伏了身心，並且恭敬尊重地奉行善知識所教，在自己有了程度後再來與我見面，自然便可見到慈威並攝、悲智雙運、自利利他、隨緣利物、任運自在的觀自在。」觀自在由其清淨內修的德養展露了莊嚴的妙色，能於一切處、人、事之中尋聲救苦。

惟求慈悲佛陀加被，弟子眾等能如善財發起平等心，以致能見觀自在功德身。而，為了延續正法，眾等應勤於改變自我，以貼近佛

陀所教育；要從佛法中突破自己原有的傳統觀念，從啟發的正知見中開擴出更遠大的眼界。佛法何等珍貴！要常作難遭想、珍貴想，勤種清淨種子以改變自己的環境因緣及人事物，並且深刻明白：追逐外物不切實際，唯有內修方是正途；要將師長的諄諄法音，與自己祈求佛陀智慧的願心相互輝映，猶如觀自在菩薩遙見善財言：「善哉！善來童子！汝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。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。」如果平常早已勤學觀自在，當求覓觀自在時，就必定可見觀自在。

事，於每一個心境當中，會有不同的看法；人，在每一個階段之間，也會有不同的成長。學佛以後要常思考：究竟學了佛的慈悲有多少？究竟安了自己的心有幾分？這是佛弟子應常自省的。誦讀〈觀自在菩薩章〉，就當思惟此經的法義。經中提到善財童子愛樂尊重善知識，了解善知識具有與佛類似的功德，清楚善知識能給自己無盡智慧，深知善知識可為之帶動培植福德種性，明白善知識的般若慧高深莫測，感覺善知識是多麼難能可貴！由於如此，善財見著大菩薩，並向大菩薩學習，這是多麼殊特的一遇。惟願各位居士菩薩也能如善財，盛滿法寶，善作正思；解脫、放下、自在，滿自所願。感念佛德。

「不假次第」的意義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出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觀自在菩薩是善財五十三參中的第二十七位善知識，正好位於中間，表意了是參訪善知識學程的核心；前面二十六位表自得利益，佛門裡的自得利益是指將見思二惑清除乾淨。心靈的清淨才是真實的利益，可是世間人不知道，還以為圖其欲想、滿足私情欲望才是自得利益，實際上只是一直加重自己的見思二惑。修身養性是要真實的自得利益，也就是見思二惑的盡了；「盡了」是究竟圓滿之意，亦可說成「淨了」——因為時時刻刻都應該去除見思二惑的污穢雜垢，因此，求其清淨心就叫淨了。觀自在菩薩就是這樣修為的。

善財所參的第一位至第二十六位善知識，都幫善財真實自得利益，但不一定要從一、二、三……直到二十六；若須依照順序就稱為次第，但法身慧命的提昇毋須談次第，因為隨處皆可開始；如果認為得先斷貪，才能斷瞋，就是把次第的觀念套進來學法門，這就錯了。如果真要講次第，是因為在這階段必須如此學、如此做，這是階段中的用；而，佛法的修學、法身慧命的提昇大部份是不用談次第的。

有諸多世間學說或理論，可能需要明白前面的基礎概念，才能再

往下學，如果第一章沒有學起來，後面的第二章、第三章就會愈來愈看不懂；但是心靈的取向、內心的修為，不須如此，所以不用擔心中途進來跟不上，也不用慌張，因為法身慧命的提昇不須次第而修。現前當下教什麼，就吸收進來，先建立思考模式，善財就是如此參學的，應該隨而習之。如果當下懂得了，回頭再看以前所學就會全然明朗，一見如故，以前的法寶就如同老朋友一般。所以，把善知識現前當下所教的學起來，就能思惟前後、貫通彼此，由此進入〈觀自在菩薩章〉。

參、正說：經文釋義

一、菩薩因 佛陀果

「爾時，善財童子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。憶彼諸佛出現次第，見彼諸佛成等正覺，持彼諸佛所有名號，觀彼諸佛所證法門，知彼諸佛具足莊嚴，信彼諸佛所轉法輪，思彼諸佛智光照耀，念彼諸佛平等三昧。解彼

諸佛自性清淨，修彼諸佛無分別法。契彼諸佛甚深法印，作彼諸佛不思議業。」

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」，這是講菩薩之行，也就是以菩薩心意為因，轉入了佛陀之果——「憶彼諸佛出現次第，見彼諸佛成等正覺，持彼諸佛所有名號，觀彼諸佛所證法門，知彼諸佛具足莊嚴，信彼諸佛所轉法輪，思彼諸佛智光照耀，念彼諸佛平等三昧。解彼諸佛自性清淨，修彼諸佛無分別法。契彼諸佛甚深法印，作彼諸佛不思議業。」亦即，以行菩薩道為因，而成佛陀之果。第二十七參是一個轉折，「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」（第二十六參是一位居士），善財隨順善知識所教來思惟，遍處、遍時都如此思惟，並且一心正念；所謂一心正念，就是對所值遇的每一人事物，都以學得的法來對待，且同時有自得利益和利益他人的心懷。如果學了法，是拿來刺人家，或者自視為高，認為自己學得很不錯、很會講話，這些都不是正念，只是找人麻煩；找人麻煩的同時，就是極端地找自己麻煩。所以一定要正觀，否則無法進入菩薩的深信解藏。修學佛法是自他二利，自己得利益（見思二惑盡了），也幫助眾生得利益，這就叫菩薩——有著慈與悲的心懷，並且實際去做。

時時一心正念，就能再入菩薩的深信解藏。對於菩薩所談所教，皆能隨順思惟、一心正念，便能明白菩薩在講什麼，這就是深信解藏；如果學了佛法佛語，是用來批判人家、表現自己、做大自我，就不叫正念，當然也無法進入深信解藏。「信」意表著：**善知識**這樣教，我在任何時候都這樣思惟、這樣做，並且一心正念著自利利他，不會又長養自己的見思二惑。若能確實依教而行，就會深信解藏，真實進入菩薩、善知識所教的法、所談的境界，就能取得更多的寶藏，而這些法語和法寶必定堪為己用，是我用得起、用得到、用得了的，此時就能如同善知識的程度與念力。菩薩一心所念可度無量眾生，關鍵在於眾生是否學到位，能不能拿得起、接受得了；好比老師有教學生的能力，而學生有沒有全部學下來的功夫？這是「能隨念力」強調的重點。如果具足了之前學到的法寶，再用於自利利他，就能與善知識同心同德；善知識的一心正念能度化無量眾生，我在自己的環境因緣中也能跟上其腳步。

接下來又有一個轉折——能「憶彼諸佛出現次第」。這裡的次第是指個人的次第，環境因緣的此時此刻中，個己需要什麼法，佛陀就會現身為之說法。至誠稱念觀自在菩薩時，觀自在就會從現前的程度教起，這就是個人的次第；如果此人瞋心很重，觀自在就會先

調度瞋心，因為瞋心重會障蔽一切，須先清除障蔽，才能免除災難、苦難。災難、苦難都由自己的瞋心而起，所以諸佛會現前，依此人現有的程度及需求，為之化解煩惱，這就是次第。

一開始就如是學、如是依教奉行，從隨順思惟、一心正念、深信解藏、能隨念力，一直到此，就能得諸佛的教化，而且自己也明白：是佛來教化我了（觀自在菩薩即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是過去正法明如來），佛來幫我解了瞋心，心裡是明白的。此即「憶彼諸佛出現次第，見彼諸佛成等正覺」——會把佛來教我去除瞋心的各種各類的環境因緣搭起來，並且明了，這是在教我成等正覺的成佛之道，所以不會作歪邪、偏邪想。

對「次第」的定義要十分明朗及圓融，才能談到「不假次第」；而不假次第的意思也包含著，「眾生須次第修學時，就要教他次第修」；有諸多的方法可用，而且任何時刻皆可開始，這才叫不假次第。要明白不假次第和次第的意義，才不會一遇事情就問「接下來該怎麼做？」事情的處理及對待並沒有一定的步驟，可能今天須如此做，明天又不一樣，如果不明白這個理，就會混亂。因為在學習上完全沒有入法味、入精髓，沒有思考，以致沒有建立起思惟模式。不明白內涵，所以每件事都得問次第，就算問了，還是不了

解次第之意。學習佛法及理解上要能圓融，必須知道，即使是不假次第，有時也是需要次第的。因此，不能說不假次第就可以沒有基礎、可以任意開始。經文提到善財蒙居士教、蒙善知識教，這就是善財的開始。

1、參學者的準備

本師釋迦牟尼佛初證佛道後，就說了《華嚴經》，以教化眾等發菩提心，希望眾人也能如佛一般，走上成佛之道。在此，必須準備好親近善知識的心，因為我們需要有人教，而親近善知識可以得到教化。能自己化解煩惱，同時又能引領別人化解煩惱的人，就稱為善知識。

在親近善知識、接受善知識的教化前，必須先準備好一個心——深切明白自己必須親近善知識，以向善知識學習。因此須有學習的精神、原則及認識，打從心裡準備向善知識學習，如此才不會被自己慣有的思考想法、行事作為、待人處事所影響，又回到原來的我執(自我執著)、我見(自我見解)。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即在教導眾人親近善知識前該有的準備——準備好親近善知識的端心正意，善知識教授的每一個方法，都要全部學下來，這樣就容易成就。好

比學生早已準備好全然向老師學習，就能完完整整將老師所教的學下來；即使在學習的途中發生任何現象，學生仍然只抱持一個心——全然向老師學。

《華嚴經》中，善財參善知識的經文一開始，先介紹有位童子名叫善財，善財參了五十三位善知識，前面一至二十六位善知識，每位都教善財一個可以真實得利益(自利)的方法，教善財怎麼斷自己的見思二惑；第二十七參就是觀自在，觀自在菩薩教善財全然斷除見思二惑，是自得利益的純熟，再往入利益他人的核心。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從大悲心中快速得成就。這一段參學的歷程，記錄在〈觀自在菩薩章〉中。

釋尊在逝多林說《華嚴經》，善財是與會眾之一，文殊師利菩薩一見，就知此人善根深厚，為之讚歎不已：「善男子！汝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菩提即表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、恆不退轉之心意；善財已發菩提心，同時還欲行菩薩道，也就是在自得利益和利益他人之中，願求恆處不變。因此就決斷下功夫，由此開始了參訪、並學習善知識的歷程。

由於善財發起了菩提心，欲行菩薩道，隨學菩薩行，所以大智文殊菩薩為之引導，指示善財去參訪第一位善知識——德雲比丘，德

雲比丘為善財指引了入菩提行的方法。但開始參學之前，必須先學如何做一個參學者，也就是參學者需要具備什麼條件，文殊菩薩就教善財這個法門。文殊菩薩告訴善財：「善男子！若欲成就一切智智，應決定求真善知識。善男子！求善知識勿生疲懈，見善知識勿生厭足，於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，於善知識善巧方便勿見過失。」有了這份堅持之心，才能踏上參學之路，所參的才能學得到。因此，文殊菩薩先教善財認識善知識，以及一個參學者應有的基本條件，由此開始一一往下參學。

從〈觀自在菩薩章〉的經文中，可看到善財如何對待善知識，由此可得知善財參訪的心境。經中提到，要知道一個參學者能不能得成就，就看他是怎麼開始的；因為有這個好的開始，才會成功。大家都是學佛的弟子，對這段經文要極為關注，因為眾人皆想參學成功、修學佛法有所成就，因此就要學善財，一參就入，一參就成。

善財向上下左右、東南西北等十方參學，每一參皆向南方前去，表示愈低下愈能參。「參」是什麼意思？即別人給予的法義，能一直收進來；若是自滿的人，怎麼收得進來？若有我見，根本識不得那

是寶，或連現前明確的法寶都不肯收進來。假若有一些善財參學的本領，覺性便先生起一大半。善財的本領，是專門參(拿取)所參的善知識的最高本領。善財知道自己得有基礎才參得進去，因此先備好自己的心意；於是，善財每向一位善知識參學時皆先表白：「我已經知道該修菩薩道，該行菩薩法，也已發菩提心，只是不知該如何行菩薩道？」面對每一位善知識，善財皆如此表白和提問；也就是，先表現出自己意欲參學的真誠，如此，善知識便不必再幫善財調御這個部分。倘若一位參學者未能表現出自己參學的真誠度，善知識還得先費力促發其心意。因此，一個好的參學者，即是先調理好自己參學的真誠心意。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經文一開始就講到「善財童子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」，這樣才能得見善知識——觀自在，因而來到了觀自在菩薩之處所。看經文必須看出內涵，不可等閒視之，看到經文講觀自在菩薩所居住的地方「泉流縈映，樹林蓊鬱，香草柔軟」，不能僅當成是風景優美之處。這樣的處所，是由觀自在菩薩的心行、德養感召而來，觀自在本身的正報，才能展現出這樣的依報(環境)。善財也是因為蒙善知識所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，以至深信解藏，因而得見觀自在菩薩的依報和正報；否則就算善知識觀自在站在

面前，也只覺得是路人或普通人，或者只在乍看時感到剎那的稀奇，日久就愈來愈怠慢。這就表示沒有同善財一樣的學法心態。

2、參學的態度

善財的學法態度如何呢？「善財見已，歡喜踴躍。於善知識，愛樂尊重，合掌恭敬，目視不瞬。」善財對善知識是歡喜踴躍、目視不瞬的。瞬，表瞬間、快速；目視不瞬，從來沒有在一個剎那間，眼光繞到別處去。意表對善知識所講、所教，每一個角度、每一個轉彎處，都如是修學、紮實地學。這就是善財對善知識的心懷。因此，想要參學成功、學法成功，就要像善財一樣，把善知識當作如來。

受教後，心裡可能會認為自己有在聽、已在做，但一遇到境界，習慣上又轉向我見，極其快速；此即表示尚未真實地依教奉行，若真是依教奉行，就會有跟善財一樣的果。

在觀自在菩薩教導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之前，善財童子必須具備一個參學者的條件——準備向善知識學習的深度殷重心。所以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初始就說了：「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。」善財所參的第二十六位善知識，鞞瑟胝羅居士示現為居家修行人（居士就是

居家修行人)；善財依著居士所教「隨順思惟」，時時想著、行著善知識的教導；「一心正念」，對善知識所教，完完全全端正其心，無有偏歪，不會看錯、想錯、做錯善知識的教導。因此才能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」，進入善知識所教的菩薩行，以得善知識所教的法中之寶；由於進入則更能深信，因而能再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」。得到善知識所教的法寶，也會用上法寶，同時能使善知識的一切念力加被於己，由此轉入佛果之因——因為行菩薩道，將來成就佛、明白佛、證悟佛、究竟佛，是必然的。經典就是如此一步一腳印地引導行者，做入、行入菩薩的究竟圓滿。

「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。」這是極為重要的。前面這位善知識教他什麼，然後跟他介紹下一位善知識，給他指路；善財就把前面善知識所教，全部立即進入。這裡面沒有「我」，如果有一個「我」，仍以自我來學習，不好說在學佛。有時人們內心有一個答案，然後來請法，師父建議該這樣做，此人又說可不可以那樣做。只是要師父迎合你內心的答案，學的是自己，怎麼會是佛？學佛，就是學自己不知道的、還沒進入的境界。既然是自己未曾有過的經驗，怎麼能說已懂了多少，又怎麼好去評量別人的高低？最後依然照著自己的見解來說話，這樣子不就是打量好、制定好，要對方附和自己嗎？

「隨順思惟」就是，依著善知識所教的法做了以後，還要「一心正念」，時時刻刻都以善知識所教來思考。由此建立另一個概念——要有所成就，不是一定得須多久的時間，如果能隨順思惟而依教奉行，要多快成就都有可能。

由蒙善知識所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，就能再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」。有時會提不起信心，原因是：一開始就沒有依如來所教、沒有依善知識所教而奉行，因為「我」很多，所以很難深信解藏。深入的寶藏是極多、極深、極廣，但一個也撿拾不到，因為無能進入。如剛才所舉的例子，想要修為，所以來向師父請法；請法後也沒什麼作為，自己又編了另外一套說法；或者只叫別人去做，或把它取下來，僅用於言語去指責別人。這樣沒辦法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」，因為自己沒有進入。

若能進入菩薩的深信解藏，將菩薩所教的法寶，滿滿拿到手，就能隨著菩薩的念力而得其念力，就能得到菩薩的想法、修為及加被。如此之人，就可「憶彼諸佛出現次第」——自己的程度、階段須學習哪一個法，佛就會現身為我說法。表意在任何階段都能得到佛的教導，因為我是如此受教、如此依教奉行、如此隨順思惟、如此一心正念之人，從而深信解藏，能隨念力，以至諸佛出現次第。

「見彼諸佛成正覺」，在每個人的各個階段，佛陀都會看其因緣、視其現象、了解因果地給予佛法的教導，最終即能見彼諸佛成正覺，因為每一種方法我都被教了，都實際修為、親自體會了。善財就是如此成就的，將每位善知識所教，悉數全收。這樣的法要並沒有在每一參出現，因為中國人好簡(簡約)，所以捨去相同的內容，只出現在軸心處，而善財二十七參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就道出了此一法要。由此一認識，再進入佛所給予的一切教法，就能體會其中、進入其義；由而見得佛陀教化中的正等正覺，並進而能「持彼諸佛所有名號，觀彼諸佛所證法門」。到此，只要一句佛號，就能打開一個法門。

「知彼諸佛具足莊嚴，信彼諸佛所轉法輪」，意指佛陀能具足莊嚴，乃因轉法輪之故。大菩薩身上都戴有各式各樣的瓔珞，象徵經過了諸多因緣的修持而得法寶；此即表法，意表我等亦當如是修行，於各種因緣之下，皆能信、解、行、證而轉法輪，以至能隨佛之念力。而，佛所轉之法輪為何？佛所轉之法輪即是「四諦法」(四聖諦)——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故而佛能具足莊嚴。佛陀又如何談說四諦法呢？用「示相轉」(說明)、「自證轉」(舉說自己的經歷)、「勸修轉」(勸對方修行)；示相、自證、勸修，此三轉各有苦集滅道，故稱「三轉十二行法輪」。所以，佛對所值遇的眾生都具勸說作用，即使

讚歎某一人，也是為了施予教育。

四聖諦首在令眾人了解苦(知苦)，倘若不知苦，助人時，也無能知對方的苦。看得懂對方的苦，要再能看出對方苦的原因(集；見思二惑)，以入滅(助對方斷集)，助修道(道：方法；用適切的方法來斷集)。若不知自己有苦，捉持不到自己的煩惱相(無法理解集)，就不會生起修持的心意。所以，佛陀說法便從「知苦」先談起。因此，具足莊嚴從轉法輪而來。

「思彼諸佛智光照耀，念彼諸佛平等三昧」，意指智光照耀從平等三昧而來。三昧，即無漏定；定的境界是一種凝聚力，當定的境界與無漏相應，稱作「無漏三昧」。佛的凝聚力乃定於對眾生的因緣果報之徹知，故稱「平等三昧」；因具平等三昧，故能得智光照耀。

「解彼諸佛自性清淨，修彼諸佛無分別法」，意指自性清淨從無分別而來。無分別在於修「慈」與「悲」；倘若見激怒他人者，依然能以慈悲相待，不受動擾，才可稱為修持無分別，如此能達自性清淨。

「契彼諸佛甚深法印，作彼諸佛不思議業」，真理即空即中，如何運用，是其甚深所在。佛能不斷地教導佛法，廣泛地運用，乃因入不思議業(業：思考想法所帶出來的動作)。不思議，意表不同於世間的；佛因能出離世間的想法，故稱「不思議」，而能達甚深法印。

善財童子是這樣的一位學習者，從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，深信解藏，能隨念力，以至明了諸佛所教的一切法門，終見得觀自在。依經典前至後的理路，就能跟佛陀相應，實際去操持，就會有做了之後的親身體驗。

3、因果延綿 相續相成

佛經中的因果關係是綿延式的。如果把〈觀自在菩薩章〉中有關善財向第二十七位善知識的參學，和第二十六位善知識鞞瑟胝羅居士接連在一起，便可知其中含有因果關係。鞞瑟胝羅居士教導善財，是為接來給觀自在菩薩教導的因，表示要來參觀自在菩薩的這一刻，善財已先備好鞞瑟胝羅居士那一方的教導。再把〈觀自在菩薩章〉接連到第二十八位善知識，依然可看到清楚的因果脈絡，而善財向每位善知識的參學，皆顯露出因果關係。善財向每一位善知識說：「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我聞聖者善能教誨，願為我說。」善財參學多位善知識，怎會不知如何修菩薩道？善財不斷地重覆這個問題，必不是懷著問難之心，而是深切明白——教化他的善知識是各方的菩薩道行者，因而各有其修處；善財欲拿取個中菁華，因

為他自己正在行菩薩道，也已多方行菩薩行。若未讀過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內容，便難以理解，其所參的善知識，怎有一般人眼中認定的惡人、惡法者？而善財總能看準此人所帶具菩薩道的那一面；此位惡心、惡行者，正是大菩薩所變現，而善財這位參學者看得懂。我們能否如善財，懂得學習善知識的一切呢？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的經文中，很清明地說出了因與果。經文開首「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」，「蒙居士教」就是前面的因（第二十六參鞞瑟胝羅居士）。善財有一種特性，特別能自我陶鍊、自我調治，告訴自己：「我是來參學的。」所以才能把前一位善知識教授的方法，全部收受下來，因此才特別需要談參學者的準備。參學是做什麼？就是學習、做學生，把老師的一切學好。老師教我心性的調治，就把自己的心性調治好；老師教我慚愧，就把慚愧學好；老師說懺悔要力求不二過，我就力求不二過；……如是依法去做，自然就容易達不二過、自然容易法法皆成就。這是參學者基本應有的心智及心靈的自我提昇。能如此認知，才能說自己是學佛人，是能把佛學好的那個人。

因與果緊扣相連，每一刻皆在演繹著，此刻的果是下一刻的因，

這一刻的因又會走成下一刻的果，沒有一刻不是因跟果的關係。〈觀自在菩薩章〉裡，很容易看到因與果的關連。此經開首的一段經文，先說明善財受前一位居士之教，善財學好了，把這一套功夫帶來向觀自在參學；就像蹲馬步，能把基本的馬步蹲好，重心就不會歪斜。而善財仍記取文殊師利菩薩一開始的交代——當善財向文殊師利菩薩請教：我已發菩提心，想修菩薩行，該怎樣修？如何學？文殊師利菩薩教導善財：我向你介紹善知識，你可要「隨順思惟」——善財記取了這四個字，帶著法寶往下參學。這法寶可好用了，善財一直隨順思惟；「隨順思惟」，分明就是要教導我們隨時帶好因跟果。這四個字容易記，也不難寫，又容易說得順暢，就讓「隨順思惟」很順暢地進到我們的行為中。

人家講什麼，為什麼要跟他拗呢？因為這樣才得不好的果。以拗為因，所以就成了拗的果。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？無法隨順思惟，所以才順不了、學不下去。人家講一件好事、說一句好話、談一個道理，能隨順其中順當的道理、好話，把它接下來，再由那處去開展，這個人聰明得不得了啊！善財是這樣的人，所以常常接得到功德，完整地承接、接承；常常如此，所以每一參都能接到圓整的功德力。大菩薩肯教授一個人，必定傾囊全出；只是，大菩薩善觀根機——學習者現在是什麼根機，我就教到這裡，再多教下去

你也咀嚼不了。善財很聰明，他一直都有這個思惟，讓此位大菩薩教出他最高的境界，自己則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」，一直參下去，自然就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」。

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。憶彼諸佛出現次第，見彼諸佛成等正覺。……」前面兩個說菩薩，後面就轉入佛，這是說菩薩為因，後面談佛的果。從菩薩進入佛，才能「憶彼諸佛出現次第」，說明了菩薩因與佛陀果的關係；此即〈觀自在菩薩章〉首先要教導的——善觀因果。每一部經典都有其因果關係，前文談因，後文再說明能產生的果。善加記取〈觀自在菩薩章〉中談菩薩因、佛陀果的經文，以此番理解，把經典好好學起來，就容易進得了佛陀說經的精髓。

4、漸次前行 入寶山

把握能聽聞〈觀自在菩薩章〉義理的每一個機緣，好將觀自在的法門掌握到手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，深信解藏，能隨念力，而後就能如同善財，「漸次前行，至於彼山，處處求覓此大菩薩。見其西面巖谷之中，泉流縈映，樹林蓊鬱，香草柔輭，右旋布地；種種名華，周徧嚴飾。觀自在菩薩，於清淨金剛寶葉石上，結跏趺坐。無量

菩薩皆坐寶石，恭敬圍繞，而為宣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，令其攝受一切眾生。」

「漸次前行」的用意，乃在於將前面具足的因，圓成至果；如同經文前二句談的是菩薩因（入彼菩薩深信解藏，得彼菩薩能隨念力），後面接著談的都是佛果（憶彼諸佛出現次第，見彼諸佛成正覺，持彼諸佛所有名號，觀彼諸佛所證法門，知彼諸佛具足莊嚴，信彼諸佛所轉法輪，思彼諸佛智光照耀，念彼諸佛平等三昧。解彼諸佛自性清淨，修彼諸佛無分別法。契彼諸佛甚深法印，作彼諸佛不思議業）。「漸次前行」不是慢慢走，慢慢走就走不到觀自在菩薩面前了；其真正的意思乃是循序進入，但不要又被次第框住，這裡的「循序」並非次第之意。

「至於彼山」，山有許多表意，即使在遠處也能看到山，如同觀自在的功德；代表須由下往上爬，亦表巍峨不動；是故常以「山」來表示一個修行人的心懷。如功德巍峨，表示不會因環境因緣，生見思二惑的八風（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）而動搖。善財就是以如此堅定的心志參學，以此為因，以此為果，明其因果，從因入果。

「處處求覓此大菩薩」，繼續尋找善知識；一邊學，一邊明白自己尚

且需要再學習，這就是求覓的意思。也因如此，才能「見其西面巖谷之中，泉流縈映，樹林蓊鬱，香草柔輭，右旋布地」，得見觀自在菩薩所居住的清淨莊嚴之所。最後善財終於看到，「觀自在菩薩於金剛寶葉石上，結跏趺坐。無量菩薩皆坐寶石，恭敬圍繞，而為宣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，令其攝受一切眾生。」不能只照字面解釋經文，否則只能談到環境的配置，完全失去法味、也沒有精神內涵；須以法入經文，才能明白這段經文正意表著，善財從「蒙居士教，隨順思惟，一心正念」，以至能從菩薩之因而入佛陀之果。也就是，以這樣的思惟漸序前行，才能見得觀自在，而且此時見到的觀自在不只是莊嚴的相貌而已；莊嚴的相貌來自內心的展露，內在本質莊嚴了，外貌也必然莊嚴。同時，還能看懂觀自在如何在緣起諸法中度眾生。觀世音三十三遊化方便，手中有諸多的法寶（千手千眼）。

二、於善知識 愛樂尊重

「善財見已，歡喜踊躍。於善知識，愛樂尊重，合掌恭敬，目視不瞬。作如是念：善知識者，即是如來。善知識者，一切法雲。善知識者，諸功德藏。善知識者，難可值遇。善知識者，十力寶因。善知識

者，無盡智炬。善知識者，福德根芽。善知識者，一切智門。善知識者，智海導師。善知識者，集一切智助道之具。作是念已，即便往詣大菩薩所。」

「善財見已，歡喜踴躍。於善知識，愛樂尊重，合掌恭敬，目視不瞬。」這是講善財的學法態度，善財見到善知識是歡喜踴躍、愛樂尊重、目視不瞬的。「愛樂尊重」，此「樂」乃是意欲求法之樂，三十七道品中之四如意足的「欲如意」，具主動想要進入的學習之心；善財主動生起的是求法之樂，此樂會令參學者對善知識生起尊重之心，學習清淨法。「目視不瞬」，意指善財從未捨離欲向觀自在求法之樂，不斷緊跟著，目光未有一刻繞開。

「善知識者無盡智炬」，善知識的光明無量無邊，值遇善知識，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愈來愈透出光明；即使遭逢煩惱的事，也能依正見轉念，導正自己的思考。因此，「善知識者，難可值遇」，要視善知識為寶，感到珍貴自慶，並把握良機。

「善知識者，福德根芽」，善知識帶領我們進入福德，讓福德種子發芽、出苗。而且「善知識者，一切智門。善知識者，智海導師。善知識者，集一切智助道之具。」善知識所教的皆能供我所用，就像集一切智的助道工具一般。這表示由善知識身上學的是根本智，

然後再經發揮而有後得智。

「善知識者，即是如來。善知識者，一切法雲。善知識者，諸功德藏。」如來為「體」，從未被任何事絆倒，時時清心自在，又能利益他人；法雲為「相」，形容如來給人的感覺像雲，隨處祥和，清澈透光，能令人感到隨時被護顧；功德藏為「用」，意指善知識可引領我們含蘊一切功德。哪些功德呢？經文中以比喻的方式點出善知識的諸功德。

1. 十力寶因：將善知識比喻為「寶」，因具十力。
2. 無盡智炬：將善知識比喻為「炬」（即火把），因具智慧。
3. 福德根芽：將善知識比喻為「根芽」（可不斷滋長），因具福德。
4. 一切智門：將善知識比喻為「門」（可通往入），因具一切智。
5. 智海導師：將善知識比喻為「導師」，因具猶如內含眾寶的海之智。
6. 集一切智助道之具：將善知識比喻為「具」，因可集一切智，令助成道。

「作是念已，即便往詣大菩薩所」，由於作是念已，善財就看到了觀自在、見到了大菩薩。佛的法身充塞法界，遍滿一切處所，可是凡夫有很多障難、障根，總是見不到；常以自己的根塵識，來解釋世間的一切環境，使染上塵垢，因此就更見不到佛。假使能見到佛，看經文時便會猶如佛陀在跟自己說經一樣；到此與佛相應的境界，便會愈來愈自在、愈來愈放下、愈來愈生般若、愈來愈有慈悲心懷，眼界也會愈來愈寬大。這些皆可用以自我勘驗，是否已請到佛陀親臨，光降法筵來為眾人說法。

三、大悲堅固猶若金剛

「爾時觀自在菩薩，遙見善財，告言：善哉！善來童子！汝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。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。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。住不思議最勝之行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。超過世間，無有等比。普賢妙行，相續現前。大願深心，圓滿清淨。勤求佛法，悉能領受。積集善根，恆無厭足。順善知識，不違其教。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，其心成熟得佛威力，已獲廣大三昧光明。專意希求甚深妙法，常見諸佛生大歡喜。智慧清淨猶如虛空，既自明了復為他說。安住如來智慧光明，受持修行一切佛法。福智寶藏自然而至，一切智道速得現前。普觀眾生心無懈倦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。」

「爾時觀自在菩薩，遙見善財。」尚未參訪觀自在之前，善財的修為及心意已貼近觀自在，且常行觀自在，所以能「遙見」。「善哉！善來童子」，觀自在讚善財頗具善根，其善根為「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」。普，沒有侷限，沒有人是善財不想度化的，表示「發大乘意」為因，必能「普攝眾生」為果。「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」，這是上求佛道，屬自利；「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」，這是下化眾生，屬利他。此處之自利，乃前段經文所言的「一切智」，出離世間染著，以達空境之智慧，即空慧；「道種智」是菩薩的智慧，指菩薩有諸多度眾的方法；「一切種智」即是佛的智慧。若以「一切智」為根本智，那麼，具多類度眾方法的「道種智」與「一切種智」的完成就是後得智。

因為善財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，因此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。善財早就以「發大乘意，普攝眾生，起正直心，專求佛法，大悲深重，救護一切」的心意與觀自在菩薩相見。如此即能「住不思議最勝之行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。超過世間，無有等比。」不思議（出離眾生所想），意指自得利益之體，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」，意指利他之體；「超過世間，無有等比」，意指自得利益之相，「普賢妙行，相續現前」，意指利他之相。而，自得利益的用有四個：¹大願深心，圓滿清

淨；²勤求佛法，悉能領受；³積集善根，恒無厭足；⁴順善知識，不違其教。

觀自在菩薩表揚善財所具備的心意，以及堅定的行為；並向善財說：因為你有這樣的心意，才能接續到此，因此，也一定會懂得我要教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。觀自在菩薩向善財講，「普賢妙行，相續現前」，一切普賢行都是法界性的。法界性就是——從我現前當下的此處，到別處的環境因緣，都是帶著真理，恆不挪動、顛簸搖晃，有這種心意之行，方能稱為普賢行、才能稱為大行。行的意義即在此。

由於善財皆以目視不瞬的心懷，來觀每一位善知識之德，而且又住於不可思議之妙行中(善妙之行)，由此帶進了普賢妙行的相續現前。來到這裡，依然以著觀善知識之德的眼光來看待觀自在。所以，一直相續現前，又再相續而下，來到了「大願深心，圓滿清淨」；也必須是相續地來到這裡，才能再由此修大願深心圓滿清淨。

「大願深心，圓滿清淨」，並非說善財已成佛，而是指善財應該這樣修——從普賢行，相續現前來，漸續而下，就能再得觀自在菩薩要教善財的法門。看〈觀自在菩薩章〉，即可明白一位參學者該當具備什麼條件。清清楚楚、明明朗朗地修好這門課，再來聽法時，

時刻間皆如沐法雨，恆處於法雨普潤的清涼地。

善財童子的參學，先具備於善知識愛樂尊重、目視不瞬的心懷，來到觀自在的教化所，觀自在讚歎善財「大願深心，圓滿清淨。勤求佛法，悉能領受。積集善根，恆無厭足。順善知識，不違其教。」從智慧大海中，生起如此殷重、願向善知識參學的堅固心意，由此而成熟其心，以至能得佛威力。這正教育著佛弟子，若能專意希求甚深妙法，必可常見諸佛之妙法深意，能得領悟、能自體會、能得貫通；從這樣的經驗中更生般若——泛如虛空，無有框限、無所不包，何有不納？

當自利已達佛功德的程度時，便能¹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，如文殊師利菩薩之智慧，無窮無盡；²其心成熟得佛威力，穩重如泰山，無所畏懼，可震懾眾生；可得³廣大三昧光明，攝化所有禪定。而，在三昧中可^①專意希求甚深妙法，^②常見諸佛生大歡喜，^③智慧清淨猶如虛空——三昧之三種用。

「既自明了」，至此，自利已完成；接續便可「復為他說」，即利他。「安住如來智慧光明，受持修行一切佛法」，到此程度，即能達到「既自明了，復為他說」的境界。只有一個心意——安住如來

智慧光明之中，別無他想、不生旁妄，自然能受持修行一切佛法。由此，可生力(量)：「福智寶藏自然而至」，「一切智道速得現前」，修任何法門皆能成就，法法融通、事事無礙，福智寶藏自然而至，無須爭取，不必造作，智道速得現前。「普觀眾生心無懈倦」，慈忍看待眾生，無有懈倦，最終可達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，統攝了自利與利人。

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，大，表示無量、無盡；悲，是拔苦。大悲，即為眾生拔苦的無量慈悲心。堅固，指堅定不移；猶若，好像、好比；金剛，即金剛鑽，其硬度及價值是物質中最高的，代表堅固及珍貴。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的合意即：為眾生拔苦的無量慈悲心堅定不移，好比金剛般堅固且珍貴。觀自在(觀世音)菩薩是「大悲」的代表，如果空暇的時間短暫，就把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背記起來，當作佛的名號來稱念；愈稱念就會愈產生親切感。

平常誦經典、持咒念佛、禮拜佛陀，就是跟佛打招呼，進而熟悉、生起親切感。如果從未聽過，或對此人不熟，就不會想到他；熟悉而倍感親切的，最容易憶起。相同的道理，以「常念他」先達到我與佛之間有個親切感，以助日後容易憶佛。

善財來向觀自在菩薩參學，二人見面以後談些什麼呢？這是看經

文的要點。別以為那是善財的事，與己無關，非也，這是我們每個人的事，跟每一個人都有極大的關係；因為佛大慈大悲度一切眾生，且是有能力、有效果的在度一切眾生。所以，就把自己當成善財，經典中的善財，就是你與我；善財帶具了什麼心意跟觀自在菩薩參學、請教，善財如何與觀自在菩薩對話、這句話又表意著什麼……，我們也就要帶著這樣的心情來認識，來向觀自在菩薩參學。

接著，還必須了解，善財以這樣的心意參學，得到什麼成果？如此就能知道：原來就是這樣的心意，帶動善財去參學觀自在，所以善財總能問到真切的那一點；當問得答案了，又必然用上，這就是善財的參學態度及學習力。善財童子原本就不違善知識之教，不會違背善知識教導的一切，意表著善財學習的心意，是任何一刻都不可能違逆善知識的，因此可以全然吸收善知識所教。

善財首先受文殊師利菩薩的指引而開始參學，而善財對善知識從來不違其教，因此，引導善財去參訪善知識的文殊師利菩薩，他所教給善財的一切，善財就有辦法立即收受，等同收進了文殊師利菩薩全部的功力及功德，這是一個多麼聰明的學習者！當然，之

後還須自己進入情境中修練。如果善財沒有在第一時間就拿下文殊師利菩薩的一切功夫，那接下來怎麼修也無所成就；又，如果只拿一分，那麼最多也只能得文殊師利菩薩的其中一分；如果拿下十分，就是準備要成就文殊師利菩薩的全功德者了。這就是因與果的關係。

文殊師利菩薩有智慧海，而善財很聰明，一開始就懂得把文殊師利菩薩的智慧全部拿到手，又一路跟著佛及大菩薩參學，所以終能養出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。

四、大悲速疾行解脫門

「爾時善財童子，詣菩薩所，禮菩薩足，繞無數匝，合掌而住。白言：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我聞聖者善能教誨，願為我說。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，放閻浮檀金妙色光明，起無量色寶燄網雲，及龍自在妙莊嚴雲，以照善財。即舒右手，摩善財頂。告善財言：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已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。善男子！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。攝受調伏相續不斷。善男子！我恆住此大悲行門，常在一切諸如來所，普現一切諸眾生前，隨所應化而為利益。」

「爾時善財童子，詣菩薩所，禮菩薩足，繞無數匝，合掌而住。」善財童子剛開始跟文殊師利菩薩學，現在已來到第二十七參——觀自在菩薩之所，先向觀自在菩薩頂禮。

「白言：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善財向觀自在菩薩說：「我已經發了無上正等正覺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）之心。」也就是發心決定成佛、決定走上佛道。善財在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的程度下講這句話，由此可知——原來，發菩提心要到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才算接近。善財由於發菩提心發到大悲堅固猶若金剛，才能到得了觀自在菩薩之所；此大悲堅固猶若金剛又從何而來？即是跟進每位善知識的十分功德方能有的。

觀音菩薩為何向善財介紹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？正因為善財對大悲心已有概念，而且已到達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的程度，所以為之教導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善財肯定再跨一步就能進入。

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」善財又說：「但不知如何學菩薩行、如何修菩薩道。」實際上善財早已修學菩薩行、也在行菩薩道了，而善財愈學愈進、愈修愈入，現在是來進階的；如

果都沒有概念，就不會達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的程度了。

「我聞聖者善能教誨，願為我說。」現在要從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再進一階，「聽說觀自在菩薩尋聲救苦，很會教人，所以我來參學。」善財向觀自在菩薩這樣說。想想，觀自在菩薩和善財二人見面是說這番話，您來到道場中，跟人們講了什麼話呢？等一下回家，又會跟家人說些什麼？可以用契機的方式，把聽得的法義說給身邊人聽，可以把佛法說得淺白，讓對方聽得懂。方法是在經常訓練中學來的。

「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，放闍浮檀金妙色光明。」菩薩摩訶薩即大菩薩之意。善財向觀自在菩薩提問，觀自在菩薩回答之前先起了光明雲。佛經裡面提到「雲」，表示整片、均衡、遍佈。「闍浮」是我們居住的地方，稱為闍浮提、南瞻部洲。觀自在菩薩放出的光明是「闍浮檀金妙色光明」，這是很珍貴的，意表著眾人熟悉的環境因緣裡的最莊嚴相、最殊勝處。觀自在菩薩所現的妙色光明並非稀奇少有，或與眾人不相干，而是闍浮提當中，人人都能懂得的殊勝光明。

觀自在菩薩說話前先放出這種光明，讓相顯現出來，表示善財知道這種光明。所以我們也必須習說眾生懂得的佛法，如同觀自在

菩薩從善財的程度來現出殊勝光明一樣。

「起無量色寶燄網雲，及龍自在妙莊嚴雲，以照善財。」無量，指沒有侷限；色，意表一切緣起諸法的眾生，都在寶燄網雲中。燄，極熾盛的光亮；網，交錯縱橫，不只一條線，也不只一方，東西南北、上下左右，六方、十方，這種交叉縱橫的現象就會成為網，網的現象又會形成網雲，表示這種因緣的影響力像網絡一樣，其交錯縱橫的廣度和深度，遍一切處。觀自在先以善財目前懂得的殊勝相，回答善財的問題；再運用深度和廣度產生「龍自在妙莊嚴雲」，一切行誼皆回到自在。

所以，「閻浮檀金妙色光明」表示「空」，「無量色寶燄網雲」表示「假」，「龍自在妙莊嚴雲」表示「中」；也就是空假中三觀。觀自在菩薩還沒講話，就先以「相」表意空假中三觀。

善財究竟能不能懂觀自在菩薩現出來的相？善財未到觀自在菩薩的境界，當然懂不了觀自在菩薩的最高境界；不過，以善財的程度，應該懂得相上的空假中，所以觀自在菩薩就現這個相，先點出空假中之法，適切地度化善財。

假如對方是不懂得相的人，又該怎麼辦？問題不在對方懂不懂，而是自己要懂；如果自己懂得，即使對方不懂，也會由你的懂而慢慢懂得。「相」是佛的三身之一，稱作報身，是給人的感覺；法身、報身、化身為佛之三身。這段經文說明，觀自在菩薩先示現報身，顯現感覺。

善財從遙見觀自在菩薩，至「詣菩薩所」確實面見觀自在，觀自在給善財的見面禮就是「現相」，讓善財先有感覺。我等皆是有心向佛學習的佛弟子，欲向別人宣說佛法時，亦當如同觀自在菩薩，先釋出感覺，進一步再接續說話。「感覺」是報身的立足點及用途；因為所現之相，不須透過言語即可直接讓人感覺到，以先建立第一層的關係。

觀自在菩薩首先現的是閻浮檀金妙色光明相，閻浮檀是我們居住的地方，所以觀自在菩薩對善財所現的閻浮檀金妙色光明雲，與眾人息息相關，而非稀有難見的。接著，觀自在菩薩又起無量色寶燄網雲；善財經歷過「無量」，所以觀自在示現無量色寶雲，是善財可以明白的。又顯現了善財可以懂得的龍自在妙莊嚴雲。觀自在菩薩所現之種種相，善財雖可明了，但並非已到如是程度。

因此，若欲攝化對方，也須學習佛菩薩給人的感覺；感覺（即

「相」)不用言語說明,藉由平時身、口、意的修為,呈現於事境中,先引人進入氣氛,是二者之間直接的關係。例如,常住的課堂令人感到祥和、寧靜、平定,是佛法的「相」;若到動亂的場所,就會感到不安定。此乃相的意義所在。觀自在菩薩為何要現相予善財?因其中含空、假、中之內涵,以呼應善財的提問: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?云何修菩薩道?」表示善財已知,成佛之道須學菩薩行,所以請問觀自在如何修學菩薩道;學生先報告自己的程度,再向老師說明想要進一步學習的部份。從觀自在與善財二人的互動中,可以學到:若身為一位教學者,應如何現相(給人什麼感覺)?此相已開始為對方上課;若是一位修學者,該如何向老師報告自己的程度?

善財向觀自在菩薩報告,自己的程度是「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,即無上正等正覺。廣義地說,阿羅漢是有「正覺」的因子的,否則無能證空慧;而阿羅漢若欲成就無上正等正覺(圓滿菩提),還須再進階修行,方可進入佛菩提——究竟圓滿覺。以智慧的層次來說,分為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;一切智為根本智,道種智和一切種智則為後得智。

善財告訴觀自在菩薩:我決心要成佛,但不知如何修菩薩行?

「成佛」和「菩薩行」有何關連？可見善財已知：成佛一定要修菩薩行。善財問觀自在：「如何學菩薩行？如何修菩薩道？」菩薩行是「解」，菩薩道是「行」。從提問可知，善財已預見未來修學的問題，所以一併提出，是個有心準備「智道之具」的參學者。

「即舒右手，摩善財頂。」右手表示順著、正確的意思，摩善財頂表示將最高的法門授予善財，為之灌頂。灌頂於某人，表示此人正要承接法（尚未證法），而接法者本身須先有修為。善財問：云何學菩薩行？觀自在菩薩先為其灌頂，令其接法，這是解門。承接了法，便得以在情境中實際琢磨；所以善財再問：云何修菩薩道？這是行門。善財先問解門，再問行門，爾後至緣起諸法中運用，乃解行並用，自我修練；若不先入解門，便直接於事境中行事，則易生顛倒妄想。

前段經文中，善財對觀自在說：「聖者，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本段經文觀自在對善財說：「善男子，我已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。」二人以肯定句相互對話，表示善財的來意很明確，觀自在也予以肯定的回應。倘若修學者不如善財這般明確，抱著懷疑善知識的態度，即使善知識意欲給予肯定的應對，恐怕也無成效。

觀自在菩薩給予善財「境界中的肯定」，因為觀自在明了善財的真實程度。倘若老師錯看了學生的程度，而對學生說自己的成就，學生因為境界不到那裡，恐會生疑惑心，認為老師自吹自擂。如此便無法亦步亦趨跟隨於師長，也不能說師徒二人機鋒相對、一拍即合了。

「告善財言：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已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。」善男子，指能依平等觀、精進修入莊嚴處的行者，並非表示男子或女人。觀自在菩薩前一句說：「善男子，你已發正等正覺的心。」接著又說：「我已經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。」一個是因，一個是果——因為你已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，所以現在我來教你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。換句話說，要想成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就必須先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，決定向佛的堅定心意，亦即覺性。二者的關連處是因果關係。

「善男子！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。」平等教化一切眾生，是令眾生知曉「因果相連」之平等理——如此造作（因），就有相對應的果；相上或許會不同，但造其因而成其果，因

果之間的關係及法則是相同的。一定要懂得，平等是指因果連結的平等，造此因得此果，造彼因而得彼果；不能把平等講成：相貌好的跟相貌壞的都一樣。眾生都要各自承受自己的因與果，這個道理是完全平等的。

觀自在菩薩說，此大悲行門能平等教化一切眾生，此人對大悲心的認識到哪裡，我就教授大悲門到那個程度。「教」就是要帶領學生跨出來，不能只在其現前程度打轉。如果學生已懂得第一題，而老師還一直講第一題，不講第二題，這樣就沒有教的層面；如果學生會走一步，老師就永遠只讓他走一步，沒有走第二步，這樣就成不成教育。教的意思就是讓對方從現有的程度跨出來；要能跨出來，當然就得從此人現在的點開始帶，但一定會有跨出的層面。

觀自在菩薩說，此人理解大悲門到哪裡，我就從他的程度教起，而再令之往前跨進；就如善財的程度是已發正等正覺的心(因)，所以觀自在菩薩就教善財大悲速疾行解脫門(果)。一樣都教授大悲門，但對善財是從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中開始說起的，這就是「平等教化」。

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，攝受調伏相續不斷」，這是大悲行門裡的兩句話。佛教導眾人自利與利他，我們的諸所念頭即是「一切眾生」

之意。欲對眾生相續攝受調伏，就得先不斷地攝受調伏自己的諸所念頭，如此才有局面談「平等教化」。

「攝受調伏相續不斷」，攝受門好比慈悲門，調伏門好比威德門，通常威德門用於難調難伏的眾生；攝受調伏、慈威二門一直相續不斷，表示觀自在菩薩的大悲心不會截斷，恆願一切眾生能離諸惡怖、得救護，深知眾生恐懼之處、為眾生帶離諸恐怖；又願眾生不論得見觀自在菩薩之身或聞其聖名，就能離開怖畏。而今果真如此，人們念其名、視其相，心就得安定，不再害怕恐懼。觀自在菩薩剛開始由如此心意，相續不斷地修成，終得以尋聲救苦。

「善男子！我恆住此大悲行門，常在一一切諸如來所。」觀自在菩薩的心，恆住在大悲行門裡，從來沒有退怯過，觀自在菩薩的心意、能力，都在如來之所，有如來的功德——佛功德。「普現一切諸眾生前」，如此修學而成就普遍性地度化眾生；「隨所應化而為利益」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這就是觀自在的法門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。

「常在一一切諸如來所」為「體」，「普現一切諸眾生前」為「相」，「隨所

應化而為利益」為「用」，且是「大用」，每一個現前當下皆可用。

善財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，即表自得利益已有一個程度，從這裡要開始轉入利他之行，所以觀自在菩薩是善財童子參學的核心，表示自得利益的完成，正要轉而利益他人。由此可知，要發菩提心、要利益眾生、要修學佛法，乃至要到佛國淨土，種種的願求都須有自得利益為根基，即是自己見思二惑的清理淨化。

觀自在菩薩教善財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意表善財的自得利益（見思二惑的清理和淨化）已到一個程度，現在轉向利益眾生。而能利益眾生的，是清理、淨化自己見思二惑的實際經驗；也就是說，要利益眾生，必須先清理、淨化自己的見思二惑，然後再把這套經驗教予眾生，這就是利益他人。發了菩提心，就必須先清理、淨化自己的見思二惑，並且要著實努力地下功夫，這就是〈觀自在菩薩章〉所教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的基礎，「大悲」二字方能由此啟露。由一佛乘的指導來進入，必然可快速成就解脫門。

慈悲偉大的觀自在菩薩，教善財童子如此清晰明朗的法門，要隨學的人也必須清晰明朗，不僅不能造濁業，更要行事清明、思惟清晰；須以清晰明朗的身口意三業，全然學入佛法、行作佛事，做為學習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基礎。

觀自在菩薩能觀眾生的苦處，尋聲救苦，從不會聽錯眾生的心裡話，錯解或曲解眾生心意。如此的一番能力，是先從救護一切眾生的心意發起的；又希望眾生離開憂怖、恐懼，再進一步了解眾生究竟害怕什麼；一點一滴在心法當中都相當準確。佛法就是心地之法——摸透自己的心、明白自己的情意，在任何時刻，都會以此發心去行事作為、待人接物。如此之人，自然就是大悲門的行者。

大悲門是觀自在菩薩的法門，能令人速疾成就；成就什麼呢？就是解脫掉自我的框架，所以稱作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。例如原本愛講人是非，現在拆掉愛講是非的框，就是解脫；原本很多事情看不慣，現能把看不慣的框拆了，就叫解脫；原本怎麼想都是妄想，現在把那只會妄想的框拆了，端正思考，這就是解脫；……每一處都自求解脫，再將其全部匯聚，就成了全面的自我解脫。在每一情境下都能自我解脫，就會產生觀察一切事物的能力，而且必然準確，又有大悲心為上首，此即觀自在菩薩的「大悲心行門」。

大悲心行門能令人速疾解脫，因此稱為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，願眾等皆是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學子，一起向觀自在菩薩學入，以大悲心為上首的速疾解脫法門。

五、以四攝法帶引入門

「或以布施攝取眾生，或以愛語攝取眾生，或以利行攝取眾生，或以同事攝取眾生。」

觀自在菩薩能尋聲救苦，因為觀自在菩薩有一個攝受門——先用¹布施予以攝受，送一個好的東西(好的言語、好的臉色、好的心情、好的氣氛)令人歡喜，結一個善緣；或者以²愛語攝受，用言語給人歡喜，這都是為了攝受對方、利益對方；但要令其能攝受，所談的就一定是對方能懂的部份，如果聽不懂，就無法產生攝受力(有時為了利益對方，也會用其不懂的折伏之法來度化)。為了攝受，有時也必須跟對方做相同的事，這就是四攝法之³同事，但前提一樣必須讓對方懂得。另一個則為⁴利行。

四攝法(布施、愛語、同事、利行)表示令人生歡喜，以建立起二人彼此之關係，但得要對方懂你的心意；如果所用的方法，對方一開始就不懂，那彼此間的關係就建立不起來。而建立關係只是剛開始時才需要，如果原本就是師生的關係，並不是剛認識，那就不需再用攝受門，有時可能還需要用威德折伏門。先用攝受法來迎接大家，說著人們懂得的好話、做著人們懂得的好事、存著人們懂得的好心意，以建立彼此友好的關係。這是學習尋聲救苦的第一

門，如果這一門沒打開，眾生進不來，就到不了第二門。折服

四攝門的功用是讓人們可以有所感受，因此必須學下來，但學習四攝門必須要能掌握其主軸——以對方懂得的前提來行布施、愛語、同事、利行，攝受對方，然後須再進一步做利益對方的事，引之進入法門的深度及內涵。

四攝法是接引門，接引進來就要開始修學了，不能只站在門口觀望，或只在第一門停滯不前。關於這點，教、學雙方都須極清楚明了，才不會只說好話，或只跟人同做一件事，甚或淪為同流合污。如果沒抓穩軸心，在行法、修行之中就會顛簸，認為修行就是一直向人說好話、一直跟對方同做一件事、一直給對方好的感覺。這樣顯然與世間的俗念相合，而非相應出世間的勝善清淨念。

觀自在菩薩能與眾生廣結善緣，就是以四攝法令眾生歡喜攝受，先建立起第一層的關係，然後再循此攝受法門，帶領眾生進入後面的深度學習，這是修學佛法的人所當知。〈觀自在菩薩章〉裡有諸多法義，四攝法是其中之一，因為四攝法是建立友好關係的第一門，所以先做介紹。然而，建立友好關係的動機，實際上是觀自在菩薩早已擁有的，也就是接引眾生進入佛法的深度學習，在經

文中即有說明。

「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眾生，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。或以音聲善巧言辭，或以威儀勝妙方便，或為說法，或現神變，令其開悟而得成熟。或為化現種種色相，種種族姓，種種生處，同類之形，與其共居而成熟之。」

攝受是較柔和的方式，調伏是現嚴肅的相貌，故言慈悲攝受，威德調伏，「慈攝威伏」。以四種相顯現：^①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眾生——將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，以顯現的方式表示出來；^②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——將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以影現交錯、錯落有秩的方式表現出來。這前兩種是慈悲攝受之相。^③或以音聲善巧言辭，^④或以威儀勝妙方便；後兩種是威德調伏之相。

「或為說法，或現神變」，神，異於一般。例如一般人皆有煩惱，而某人幾近無煩惱，可稱為具有神通；大部份人皆不自在，但此人時時自在，可稱具有神通。變，指依眾生所需而現其神通（異於常人）之相。

「或以音聲善巧言辭，或以威儀勝妙方便，或為說法，或現神變。」

說法指口業，神變指身業。以音聲善巧言辭為之說法，以威儀勝妙方便為現神變；亦可以音聲善巧言辭說法而現神變，或以威儀勝妙方便現神變為之說法。意表，須透過音聲善巧言辭表現於口業與身業中，也可透過威儀勝妙方便表現於口業與身業中，都是為了「令其開悟而得成熟」。

「或為化現種種色相，種種族姓，種種生處，同類之形，與其共居而成熟之。」藉由慈攝與威伏二門縱橫交錯使用，以達平等教化、攝受調伏，相續不斷。

因此，觀自在菩薩所教善財之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，即是一一能善用慈悲攝受、威德調伏，依平等教化之心來完成，並且相續不斷，便能從現前的程度速疾解脫，能力再增長，以自利利他。

六、「大悲行門」因緣

大悲行門因緣，旨在進一步說明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及其由來。

「大」是無量意，「悲」是拔苦，「行」即修行實踐，「門」指門道、法門；意表「大悲行門」是發心為無量眾生拔苦的實踐修行法門。進一步說，「大」指的是至高圓滿的果地；觀自在菩薩所教的大悲門，

「常在一切諸如來所，普現一切諸眾生前，隨所應化而為利益」；表示此門與如來的境界是相等的，因此稱作「大」。「大悲」指的是平等教化——即使與我無緣的眾生，依然要與之結慈悲的佛緣；如此，無緣與有緣、同體與不同體，都在一念之中遍應佛之大悲，這種心意名為「大悲」。「行門」是指作法，攝受調伏。行大悲可以速疾解脫——可自我速疾解脫，亦可速疾利益他人解脫（化解煩惱、解開框限）。因為相續不斷，因而能速疾（快速）地相應佛的大悲。「因緣」則是，觀自在菩薩自己談大悲行門的由來。

觀自在菩薩所教的大悲行門，統攝自利與利他，是快速能得成就的修行法門，故又稱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。「因」是顯示體性的，為主要的因素；「緣」是明作用的，是一般的因素。此處，「因」指大悲因，即發了為眾生拔苦之大悲心意；「緣」指眾生緣，即各類所緣之受苦眾生。觀自在菩薩以大悲心為因，每每皆能發揮最勝力，照護苦難眾生得以受拔，使之開展並成就「大悲行門」——發心為無量眾生拔苦的實踐修行法門。

「善男子！我修習此大悲行門，願常救護一切眾生，令離諸怖。所謂：願一切眾生離險道怖，離熱惱怖，離迷惑怖，離繫縛怖，離殺害

怖，離王官怖，離貧窮怖，離不活怖，離惡名怖，離於死怖，離諸病怖，離懈怠怖，離黑暗怖，離遷移怖，離愛別怖，離怨會怖，離逼迫身怖，離逼迫心怖，離憂悲愁歎怖，離所求不得怖，離大眾威德怖，離流轉惡趣怖。復作是願：願諸眾生，若念於我，若稱我名，若見我身，皆得免離一切恐怖，滅除障難，正念現前。善男子！我以如是種種方便，令諸眾生離諸怖畏，住於正念。復教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至不退轉。」

此段經文主要談離怖畏之事。怖畏，即害怕，眾生就是會怕，而害怕必有其原由；向來，佛就是要引領眾人解除害怕的原由。觀自在菩薩云：若念於我，若稱我名，若見我身者，必加被之；如果憶念、口稱觀自在的聖名，或禮拜觀自在的形像，必能得觀自在菩薩加被，免離一切恐怖，滅除障難。由此可知，觀自在菩薩必然加被眾生害怕的點，此亦觀自在菩薩要教善財之處。善財向觀自在菩薩請教如何學菩薩行、修菩薩道，觀自在菩薩以大悲行門之法來回答善財——願常救護一切眾生，令離諸怖畏。

諸怖畏是總名。觀自在欲解除我等之憂惱，必是化解所害怕的那一點。每個人害怕的點不同，且層次有別、深度有差，有的人怕得

淺，有的人怕得較厲害；有的人怕的不是事件，而是怕失去身邊的人……。觀自在菩薩是大慈大智者，必能帶領眾人離開自己害怕的點。

一切眾生不是只有人道，尚包含他道眾生，但此處特別指人道眾生，因為「人」特別能感知修行一事。天界中的天人太過快樂安逸，所以不易修行；三途眾生太過煎熬苦迫，也難以修行；人道苦樂參半，容易修行。人於苦難中，能警惕自己快速修行；於樂受時，感無常將至，也能知平時即該修行。因此，佛主要向「人」說法，以令「人」向眾生弘法。人有諸多念頭，透過修行，將雜沓的思緒統一起來，以救護一切眾生。此外，救護某人時，不能因遇到困難便有所揀擇；有心度眾，需包含那人的一切，方能達到令離諸怖。因此，大悲行門以「願常救護一切眾生」為因，「令離諸怖」為果。

由此得知，觀自在菩薩修大悲行門為因，由而生大悲力，故得令眾生離諸怖畏的果相。試問，當我們自稱修觀音門，如何面對觀自在菩薩所教予的一切，身口意又如何呢？倘若真正進入觀自在菩薩的大悲行門，便會以修學為因，並將可能招致的果來自我檢視；即使無能一下子到位，仍會持續進行。行作中若遇到困難，又如何面對？是跨過、略過、跳過、帶著過、覆藏著過，亦或坦然且勇敢地面對，準備紮紮實實地過？諸此種種，都關乎能否產生大悲力之

果。

大悲力得以令眾生遠離經文中所列之二十二種怖畏(統指諸怖畏)。第一個是「險道怖」。觀自在菩薩在救護一個眾生時，會先為之排除險難；雖說修行重在心地調伏，但明知那人將跌入險道，此時就得先現慈悲攝化相，為其去除熱惱；接續，再令使化解迷惑。

從觀自在菩薩對眾生的救護，看到了大慈大悲，也明白了大悲行門之因緣。學到這點，準備如何作為？如何過自己的人生來相應大悲行門？看到眾生的苦難，也許惻隱之心偶爾來之，但是否能令對方離開怖畏？還是只能陪著哭泣(或許能稍有消緩，但無能根本解決)？修學了大悲行門，能否施展大悲力，救護受苦之人？自己的心止於何處，關乎利他的果相。因此，必須精進辦道，勤勉修學，方可達成利他之果。

本段經文最末提到「離流轉惡趣怖」。惡趣，指惡難、恐怖，若不再流轉於惡趣，最終即出離三界。仍處於三界中時，尚不明白三界有何不好，就在三界中輪轉不止。如果進入觀自在菩薩度眾的大慈大悲，至少先能對自己慈悲而受益，不敢再放逸、晃盪，這即是大悲行門之因，而相續不斷為其緣；在大悲行門的型態裡，能使生命更加美好、良善。用上大悲行門的因與緣來修行，便會先離憂怖，

也就不必再流轉於苦塗了。

時常希望能幫助身邊人離開憂怖，但事情發生時，要怎麼做呢？平時若未儲備一些可以助人的資糧和方法，如何能化解困境？別以為自己已在稱念觀自在聖號，困難就不會找上門。佛是在教我們面對事情，不是令苦難別發生；如果總抱著逃避的心理，困難如何迎刃而解？大悲行門一開始即教導：「願常救護一切眾生，令離諸怖」，也就是要承擔困難，如同觀自在菩薩尋聲救苦，隨時準備迎向眾生的苦楚。

這段經文給予眾等無比的智慧和力量，並驅動行者努力不懈。

「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，欲重明此解脫門義，為善財童子而說偈言：

善來調伏身心者，稽首讚我而右旋，
我常居此寶山中，住大慈悲恆自在。
我此所住金剛窟，莊嚴妙色眾摩尼，
常以勇猛自在心，坐此寶石蓮華座。
天龍及以修羅眾，緊那羅王羅刹等，
如是眷屬恆圍繞，我為演說大悲門。
汝能發起無等心，為見我故而來此，

愛樂至求功德海，禮我雙足功德身，
欲於我法學修行，願得普賢真妙行。……」

「善來調伏身心者」、「欲於我法學修行，願得普賢真妙行」，指的是，觀自在菩薩先現相，而「大悲行門」的莊嚴果相包括¹居所莊嚴：觀自在菩薩居寶山中，大悲自在，坐蓮華座；²法眷莊嚴：眷屬恭敬圍繞，善財頂禮求法；³度眾莊嚴：能以大悲願心，遊化方便，普度眾生。雖說是三種莊嚴，實則是一切莊嚴。居所莊嚴及法眷莊嚴便是生活上的一切莊嚴；度眾莊嚴指的則是自己的心與行。

觀自在菩薩先加被令眾人離開險難，也教我們如是做。與其一直求觀自在菩薩加被，不如把觀自在的內涵學透，令自己的志氣更高漲、志向更遠大，好與觀自在相應。因為觀自在菩薩真正要帶領大家的是——進入「大悲行門」。

「或遭牢獄所禁繫，杻械囚執遇怨家，
若能至心稱我名，一切諸苦皆銷滅。
……
或有眾生臨命終，死相現前諸惡色，
見彼種種色相已，令心惶怖無所依；

若能至誠稱我名，彼諸惡相皆銷滅，
由我大悲觀自在，令生天人善道中。」

本段經文在談觀自在菩薩令眾生出離的十九種苦難。事實上，觀自在菩薩有令眾生成離一切怖畏的心意，並且不斷地尋聲救苦，從未斷絕。

「此皆我昔所修行，願度無量群生眾，
勇猛精勤無退轉，令其所作皆成就。
若有如應觀我身，令其應念咸皆見，
或有樂聞我說法，令聞妙法量無邊。
一切世界諸群生，心行差別無央數，
我以種種方便力，令其聞見皆調伏。
我得大悲解脫門，諸佛證我已修學，
其餘無量功德海，非我智慧所能知。
善財汝於十方界，普事一切善知識，
專意修行無懈心，聽受佛法無厭足。
若能聞法無厭足，則能普見一切佛，
云何見佛志無厭，由聽妙法無厭足。」

「此皆我昔所修行」，指觀自在菩薩有遊化方便、救度各類眾生令離憂怖的能力，是往昔所修練的。接著，觀自在菩薩說明這些能力

是如何修來的，這便是我等修學「大悲行門」的著手處。其修法為：「願度無量群生眾，勇猛精勤無退轉，令其所作皆成就」，觀自在菩薩先發心「願度無量群生眾」，而在實際修練的過程中「勇猛精勤無退轉」。

「若有如觀我身，令其念咸皆見。」觀自在菩薩說：我已教予大悲行門，你須勇猛精勤無退轉，如此，只要念頭一起，便與我相應——此為觀音心。

「或有聞我說法，令聞妙法量無邊。」觀自在菩薩再說：除了歡喜聽聞我說法（為因）之外，更須勇猛精勤、無退轉地去執行（為緣），我便令聞妙法量無邊（為果）。時時覺受得到觀自在菩薩在說法，讓我有方法去救度眾生，不必愁著如何離開憂怖，終得大智慧——此為觀音行。

「一切世界諸群生，心行差別無央數，我以種種方便力，令其聞見皆調伏。」觀自在菩薩以大悲行門接引眾生，以教我等修學大悲門。如何善修呢？

❶ 普事一切善知識

❷ 專意修行無懈心

③聽受佛法無厭足

④則能普見一切佛

指能具覺察力解決自己的困頓，因觀自在菩薩會於一旁不時提供方法。

⑤云何見佛志無厭

如何做得到呢？就因「聽法無厭足」。

七、文殊智、普賢行、觀音慈

一尊大菩薩要度化眾生，也得視眾生適切什麼階位的樣貌，以此程度才度化得了，而觀自在菩薩必有這般能力；觀世音菩薩在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對善財所示現的是七向位，表示善財會因此而得度。此即觀自在菩薩能遊化方便的原由——識得眾生的根機，知道眾生的程度。

一個課堂中，通常聚集了不同因緣的學員，本應視該環境因緣中的內緣來講說上課的內容，例如，觀自在菩薩只須教導善財、對善財一人說話即可；若教學者面對的是一個班級，就須視欲引領的方向，來決定該班級上課的內容。若教育目標是普遍性的帶動，就說說一般性的話語；若團隊中有人能帶領，施教者就會說些深

入的話語，甚至直接引入究竟義。而身為學習者，即使現前當下尚不能明了法義，但仍安守本份地上課，亦有「聽法無厭足」的莫大收穫。

進入本段主題「文殊智、普賢行、觀音慈」之前，當再回溯一下觀世音菩薩的能力是如何具足的，何以能尋聲救苦？何以能辨識眾生的根機？此乃立題的緣由，即「智」與「行」。為何又說文殊智、普賢行呢？乃為了說明，人可經修為達到聖人之境；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皆經修行達到聖者之位，包括觀音菩薩之「慈」，亦經修練智與行而得。

「文殊智」非一般之智。經典云：文殊示現為法王子，只與佛一步之遙；從「示現」二字更可表——文殊名為法王子，實際上已超越法王子的能力，並達能「示現」的程度；對眾生根機全然了解，方能現適切的樣貌、說適切的法。然，菩薩的示現，不一定受到現前此一眾生的認可，因其心意在於提昇，而非迎合，這才是尋聲救苦的決定性用意。因為聖者的眼光在於智、行、慈與大願，並非養眾生的一切垢病，致使弊壞。

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因具這些觀念而有智，而大智的代表正是文

殊菩薩；再配合普賢菩薩的行——不可思議的行。不可思議，意指超乎現前的眼目，非一般想得到的。文殊智和普賢行的內涵皆懷有勇猛心，即相續不斷地努力、跨前、正精進。故，觀音慈悲的成因在於「文殊智」和「普賢行」的相續不斷。

「爾時觀自在菩薩，說此偈已，告善財言：善男子！我唯得此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如諸菩薩摩訶薩已淨普賢一切願，已住普賢一切行。常行一切諸善法，常入一切諸三昧，常住一切無邊劫，常詣一切無邊刹，常觀一切諸如來，常聞一切三世法，常息一切眾生惡，常長一切眾生善，常絕眾生生死流，常入如來正法流。而我云何能知能說彼功德行。」

「已淨普賢一切願」，意表全然清淨，不含雜穢，俱足普賢菩薩的心與行。經文中並未談及文殊菩薩，何來文殊智呢？因為，善財參訪諸多善知識，是受了文殊師利菩薩的指導。因此，須常懷普賢菩薩、文殊菩薩的心與行，以「常行一切諸善法」；常，恆常之意；善，指朝向佛面。佛所教授的是全然的覺，得令眾生清除我見，轉迷生悟。「常住一切無邊劫，常詣一切無邊刹」，劫，指時間，刹，指空間；無邊劫、無邊刹，指的是一切的時空中。「常觀一切諸如來」，之所以懂得如來（佛），乃因已淨普賢一切願，已住普賢一

切行；一位懂得如來、能引領眾等朝向成佛之道者，是為善知識。「能聞一切三世法」，三世，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故三世法乃指一切法。受善知識教導時，要學習善財參學的態度，使善知識的法音宣流進入心田。因聽聞正法、全然受教，方能為自己及眾生息惡長善，否則仍住於意識心中。

因為息惡長善，而能絕生死流，不再受生死的流轉，方能「常入如來正法流」，與佛同等輩。流，等輩，亦表示正法。一旦口說正法、身行正法，功德有多深多高呢？觀自在菩薩說：其功德不可說盡。

「爾時善財童子，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，說此大悲清淨偈已，歡喜踴躍，充徧其身。生愛敬心，增信樂心，發清淨心。從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禮菩薩足，長跪合掌。於菩薩前，瞻仰一心，以偈讚曰。」

善財聽了觀自在前述的偈，便將其識別為「大悲清淨偈」，表示聽法者(善財)能懂得善知識所要表意的，因此，歡喜踴躍之心充徧全身，受觀自在菩薩的大悲清淨加持和灌頂注入。若能聽懂善知識所要表意的莊嚴、清淨，歡喜踴躍之心也會充徧己身，法喜充滿。

善財因能懂得善知識，被善知識的大悲清淨加持，因而有了程度得以偈讚頌觀自在：

「天人大眾阿脩羅，及與一切諸菩薩，

以妙言音共稱讚，大聖智慧深如海。

能於一切眾生中，平等大悲同一味，

一智同緣普救護，種種苦難皆銷滅。

菩薩最勝神通力，反覆大地不為難，

又能乾竭於大海，令大山王咸震動。

聖者菩薩大名聞，號曰大悲觀自在，

云何我以微劣智，於仁勝德能稱讚？

我聞聖者諸功德，無斷無盡大悲門，

因是發起清淨心，生我智慧辯才力。

我今處於大眾會，以大勇猛而觀察，

稱揚讚歎妙莊嚴，恭敬至誠無懈倦。」

善財讚觀自在「能於一切眾生中，平等大悲同一味(體)，一智同緣普救護(相)，種種苦難皆銷滅(用)」。

一味，表觀自在菩薩的主體，其主體是大悲，而且不會更變，因而能依不同眾生的緣，示現不同的樣貌，以普護眾生，使眾生的種種苦難皆得以消滅。這三句經文呈現出體、相、用，即——以大悲為因，普施於眾生為緣，消除

眾生的苦難為果，種種苦難皆得消滅為報（果的總合稱為「報」）。

「我聞聖者諸功德，無斷無盡大悲門，因是發起清淨心，生我智慧辯才力。」至此，善財已有智慧辯才力，因善財懂得觀自在的大悲清淨，自己也發起了清淨心，並對善知識恭敬至誠無懈倦。真是一位依教奉行、尊師重道之人啊！

「如大梵王居梵眾，暎蔽一切諸梵天，

菩薩吉祥妙色身，處於眾會無倫匹。

菩薩顧視同牛王，妙色融朗如金聚，

具足廣大菩提願，普利一切諸天人。

種種華鬘以嚴飾，頂上真金妙寶冠，

光明淨妙過諸天，威德尊嚴超世王。

圓光狀彼流虹繞，外相明如淨月輪，

頂相豐起若須彌，端嚴正坐如初日。

腰繫金縷色微妙，現殊勝相放光明，

伊尼鹿皮作下裙，能令見者生歡喜。

妙身種種莊嚴相，眾寶所集如山王，

腰垂上妙清淨衣，如雲普現無邊色。

真珠三道為交絡，猶如世主妙嚴身，

恆放淨光普照明，亦如朗日遊空界。
身色淨妙若金山，又如瞻博迦華聚，
以白瓔珞為嚴飾，如白龍王環繞身。
世主手執妙蓮華，色如上妙真金聚，
毗琉璃寶以為莖，大慈威力令開發。
出過天人之所有，普放光明猶日輪，
顯現如在妙高山，香氣普熏於一切。」

本段偈文表示菩薩的莊嚴相，上述形容也都是眾生能懂得的。形容觀自在菩薩的莊嚴相，同時也是一種表法，並有其內涵，不只是看其髮飾、衣著、配件而已。例如，大梵王表意的內涵為吉祥；金聚，要表意的是其大菩提願；華鬘、金冠，要表意觀自在的威德尊嚴超世……。表法即在說明體、相、用。

「於諸惡鬼部多等，黑蛇醉象及師子，
癡火毒害蔽慈心，及餘種種諸危難；
重苦繫縛所傷迫，一切恐怖無依怙，
世主一味大悲心，平等救彼眾生類。
妙寶葉石為勝座，無等蓮華之所持，
百千妙福之所成，眾妙蓮華所圍繞。
極妙身光清淨色，從真勝義而成就，

諸天種種上妙供，咸共讚歎仁功德。
於尊能發清淨意，速離一切憂怖心，
眷屬快樂共歡娛，一切妙果皆圓滿。
大海龍王住自宮，及餘居處諸龍眾，
常懼妙翅大鳥王，搏撮傷殘受諸苦。
或有眾生入大海，遇風鼓浪如雪山，
若遭摩竭欲來吞，恐怖驚惶無所救；
或遇醉象而奔逐，種種厄難之所纏，
至心憶念大悲尊，如是一切無憂怖。
大石山王有洞窟，其窟幽深極可畏，
有犯王法鎖其身，種種繫縛投於彼；
彼諸苦惱眾生等，至心憶念大悲尊，
枷鎖解脫苦銷除，一切無憂安隱樂。
仁以大悲清淨手，攝取憶念諸眾生，
令於一切厄難中，獲得無憂安隱樂。」

「世主一味大悲心」，世主是指觀自在菩薩，表為世間中的領導者，其大悲心總為一味，從不五味雜陳，能了解眾生的因緣果報，故可平等救彼眾生類。「極妙身光清淨色，從真勝義而成就」，善財於此大悲心的加持中，自己亦能「於尊能發清淨意，……一切妙果皆圓

滿」，一切憂惱皆可解除，獲安穩樂。

「我今讚歎人天主，最勝威德大仙王，

三毒翳障盡銷除，福智無涯如大海。

調伏眾生無懈倦，利樂平等無怨親，

願於菩薩妙金山，一切勝福皆成就。

普於十方諸世界，息滅眾生邪見心，

速獲如來無尚身，普願眾生成證得。」

本段偈文談觀自在的調伏和慈化(利樂)，即慈威並攝。觀自在對眾生一向威德降伏無懈倦，慈悲度化無怨親。善財說出了觀自在菩薩的慈威二門。

「文殊智、普賢行、觀音慈」之主題，說明觀音菩薩能力的由來在於智與行，此智為文殊之智，此行為普賢之行，由此智行，圓滿了大慈大悲、救護眾生離諸障難及憂苦的大能力。惟願各位隨著身邊的善知識，一同學入觀音門。

八、正性無異行

「爾時，有一菩薩名正性無異行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，來至此世界輪圍山頂，以足按地，時此世界六種震動，變成無數雜寶莊嚴。復

於其身放大光明，暎蔽一切。釋梵護世，天龍八部，日月星電，所有光明皆如聚墨。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，及餘一切苦惱眾生，罪垢消除，身心清淨。又於一切諸佛刹土，普興一切諸供養雲，普雨一切華香瓔珞衣服幢蓋。如是所有諸莊嚴具，供養於佛。復以神力，隨諸眾生心之所樂，普於一切諸宮殿中而現其身。令其見者，皆悉歡喜，然後來詣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。

時觀自在菩薩，告善財言：善男子！汝見正性無異行菩薩，來此大會道場中否？善財答言：唯然已見。告言：善男子！汝可往問菩薩，云何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？

爾時善財童子，於觀自在菩薩所，得甚深智，入大悲門。以甚深心，隨順觀察，心無疲厭。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，繞無數帀，敬承其教，辭退而行。」

觀自在菩薩教完善財功夫後，祝勉善財說：你來這裡參學，所學的是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，能從內心修為、展露大悲的人就能無所不辦，大悲速疾行可以快速解脫。觀自在菩薩已將方法教予善財，並囑咐善財去參下一位善知識——正性無異行菩薩。

祝福、勉勵，即表示需要繼續修，從前面的方法接續再進修；所以正性無異行菩薩的法門，須以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的認識跟行

法來進入，這是一個進階。不要擔憂自己以前沒學那麼多，突然聽到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不知是否可以從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學起。佛陀教我們「要開始」，任何一刻都可當作起點，只怕不開始；但別祈求、冀望每一刻都從零開始，否則修行之路將走得很辛苦。

「爾時，有一菩薩名正性無異行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，來至此世界輪圍山頂，以足按地，時此世界六種震動。」「正性無異行」是這位菩薩的名號，正性即指佛性，無異行表一切皆依正性（佛性）而行，不違背正法；「菩薩」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菩提即覺，薩埵為有情，合起來即是「覺有情」。由此可知，正性無異行菩薩是一位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的大乘行者，「堅定行持正性無異行」為其特色。

善財向五十三位善知識參學，觀自在菩薩是第二十七位，正好一半，表示善財的自得利益已經完成，接下來就要利益眾生；所以利益眾生之前必須自得利益，但二者是同步進行的，只是不能忘卻自得利益的概念。佛門講自得利益，是指在佛法中執行佛陀的教理而得益處。一個人貪、瞋、癡發起時，身旁的人說什麼話、做什麼事、給什麼臉色，會對此人接下來的心念及行為表現，產生很大影響。如果加油添醋，其怒火就會燃燒不止；如果給善言良語、巧智佛法，不但能澆熄一個人的瞋火，還能入莊嚴地。

經中說，正性無異行菩薩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，來至此世界輪圍山頂」，可知，正性無異行菩薩從東方來此，善財參觀自在菩薩之處。前面二十七位善知識，都是善財前往參學，而第二十八位善知識正性無異行菩薩，親自來到觀自在所；表示前面二十七參，善財已完成其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」。因善財已學習到法義的根柢，所以善知識主動前來教導。

善知識主動前來教導正欲參學的善財，這是什麼樣的情境？我們禮佛、拜佛，希望佛能來為自己摩頂加被、攝持感化。如果能招感佛主動來為自己說法，對經典之義便很容易通達，誦經的程度也將提昇到容易慧解經義；若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善知識就會主動前來教化。也可以說，因為已完成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，悲心一直展露，從來沒有停歇，所以不會有任何慢心、疑惑，不會再有任何貪、瞋、癡；因此，善知識會主動前來教化，而且隨教隨入。

正性無異行菩薩教善財什麼法門？〈觀自在菩薩章〉的經文並未提及，因為那是第二十八參的參學門。正性無異行菩薩到來後，「以足按地，時此世界六種震動」，復「放大光明，映蔽一切」，映蔽就是照攝、普覆、輝映。「釋梵護世，天龍八部」，「釋」指欲界

第二支天(忉利天)的天主釋提桓因，梵是梵天；經典常提到梵王與欲界第二支天，因其與佛法的護持有大關係。

「日月星電，所有光明皆如聚墨。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，及餘一切苦惱眾生，罪垢消除，身心清淨。」聚墨，凝聚成一點，把所放的一切光明凝聚於一處。表示從第一參學門至二十七參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，點點滴滴的修為全部凝合起來，其功德力可照徹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途，以及一切苦惱的眾生，令其罪垢消除，身心清淨。作用在此。常住(明淨寺)圓燈法會的用意是，於一年之末，將自己這一年來的一切功德凝合成一點——所有光明皆如聚墨，以照自家的三途。有時起心動念不是那麼莊嚴清淨，自己可以照破黑暗，而展露出一切光明，所有障蔽盡皆消滅。

「普興一切諸供養雲」，雲表法普照、普覆之意；「普雨一切華香瓔珞衣服幢蓋。如是所有諸莊嚴具，供養於佛。復以神力，隨諸眾生心之所樂，普於一切諸宮殿中而現其身。令其見者，皆悉歡喜。」前面所修為的種種光明，於此全皆自在而得其用，所以這些都是「用」。

「時觀自在菩薩，告善財言：善男子！汝見正性無異行菩薩，來此大會道場中否？」觀自在菩薩問善財：「你看到正性無異行菩薩

來到大法會中了嗎？」善財點頭稱是，「唯然已見」，我看見正性無異行菩薩了。善財知道正性無異行菩薩是來教他的，正性無異行菩薩也知道善財已完成大悲速疾行解脫門，準備來教善財。表示彼此心照不宣、已相互了解。

「告言：善男子！汝可往問菩薩，云何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？」善財從第一位參到最後一位善知識，都帶著此一問；現在要從觀自在菩薩之所，再往下參第二十八位善知識正性無異行菩薩，也是問相同的問題。

「爾時善財童子，於觀自在菩薩所，得甚深智，入大悲門。以甚深心，隨順觀察，心無疲厭。」彼時善財童子在觀自在菩薩所，已得甚深智，入大悲門。這都是因為善財能隨順善知識所教，學習無厭足啊！

九、圓滿 祝勉

結言就是經典最末，圓滿的時分，有祝勉之謂，祝福、勉勵，含著期勉行者開始作修之意。善財是如何開始的？就從現有程度開始修，就從得甚深智、入大悲門這個程度開始修。從一到二十七位

的參學，每一刻都有每一刻的修為，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，光明猶如聚墨，得甚深智，入大悲門；以甚深心，隨順觀察；從來不會感到厭足，有極端的至誠、恭敬、卑下心。善財從開始參第一位善知識就是如此，所以隨參隨入，階階昇晉。

「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」，善財向觀自在菩薩頂禮後，續往觀自在菩薩所指示的正性無異行菩薩那裡去參學。「敬承其教」，善財敬承觀自在菩薩所教，依觀自在菩薩的教說繼續往下參學，也就是把觀自在菩薩的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往下開展。

肆、結語

〈觀自在菩薩章〉字字妙寶，經文中敘述了善財童子前往參究觀自在菩薩時，先具備了一位參學者的基本條件——「順善知識，不違其教」，因而受觀自在菩薩教授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」。由於善財對善知識愛樂尊重，因而能得善知識的無盡智慧光明；當觀自在菩薩以自己所修學的「大悲行門」教導善財時，善財即刻能與觀自在同步成就「常救護一切眾生」之願；於此同時，自利利人，離諸怖畏，住於正念，「常入如來正法流」。終至，能得甚深智、入大悲門，以甚深心隨順觀察，心無疲厭，而招感了正性無異行菩薩前來教導

下一階的菩薩行法。

當知，修學佛陀之法的途中，若自始至終皆參學無厭足，一旦境界現前，善知識必定前來加被，予以安慰並開喻，促發進展，直至究竟圓滿。